

毛泽东过年时宴请末代皇帝溥仪

不吃饺子 吃青辣椒炒苦瓜

核心提示

1962年春节,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时,请他吃青辣椒炒苦瓜,辣出一脸热汗的溥仪,直说味道“不错,不错”;1976年,毛泽东最后一个春节身边没有一位亲人,年夜饭他只吃了几口武昌鱼和一点米饭。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

曾在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担任武装警卫员20多年的毛尚元回忆说:“主席的过得很简单。他很少有时间出来娱乐。最多有时候跟周围的人聊聊天。深居简出,有团拜会的时候,也多是周总理代表。”在追随毛泽东的数十个年头中,毛尚元发现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不太爱吃饺子。

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秘书张玉凤也描述:“主席相信五谷杂粮身体才会强壮。他经常散步,有意识地多吃杂粮,如玉米、红薯等食物,有时还吃点野菜,如马齿苋。主席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如面食。我们老家过年吃饺子主席就不理解,说饺子有什么好吃的?宁可吃糙米,也不吃饺子、馒头。”

1949年:会见米高扬 请客人吃红烧鱼

1949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四人来到了西柏坡,为毛泽东访苏等事宜举行会谈。

午后,毛泽东在门口迎接米高扬。一见面,米高扬就表示:“我

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握着米高扬的手说:“欢迎!欢迎!”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苏联人酒量惊人,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毛泽东沾酒就脸红,朱德当时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没像米高扬一样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银桥看来,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毛泽东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沔沔河里的鱼。”他还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你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他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肯动筷。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吩咐随行的厨师:“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苏联方面)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泽东来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米高扬后来担任翻译的师哲说:“毛主席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握着米高扬的手说:“欢迎!欢迎!”

1962年:开国元首 宴请末代皇帝溥仪

毛泽东春节宴请溥仪的故事广为流传,柯云在《开国元首毛泽东宴请末代皇帝溥仪》一文中对此曾有详细记录。

1962年新春佳节,毛泽东私人宴请末代皇帝溥仪,特请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四位名流乡友作陪。家宴设在颐年堂。

上午8时许,毛泽东待章士钊等人入席后,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你们来,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钊环顾四座,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问道:“主席,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香烟,环顾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说:“这个客人嘛,非同一般,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不过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时,一位高个儿、50多岁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面带微笑步入客厅。毛泽东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同时向章士钊等

人打招呼,用他那浓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说:“你们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章士钊等人这才恍然大悟。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几位老老向溥仪作了介绍,溥仪态度极为谦虚,每介绍一位,他都站起来鞠躬致意,看不出半点皇帝的“架子”。毛泽东对他说:“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当时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从简。虽说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儿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米饭加馒头,喝的是葡萄酒。

毛泽东边吃边对溥仪说:“我们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说着,他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吃进嘴里,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溥仪早已辣出一脸热汗,忙不迭地说:“不错,不错。”

毛泽东打趣说:“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是不是?”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前仰后合。毛泽东听说溥仪在抚顺时已离婚,于是关切地问:“你还没有结婚吧?”

“还没有呢。”毛泽东马上接话:“可以再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说到这里,他深切地望了溥仪一眼,说:“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溥仪点点头:“主席言之有理。”

饭后,毛泽东要与溥仪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兴。毛主席见溥仪站在左边,就说:“客人应该站在右边嘛。”因照常理右为尊,毛泽东特意拉过溥仪,让他站在自己右侧,附着他的耳朵说:“我们两人可得照一张相哟!”于

是,又重新站过来让摄影师再拍了一张照片。章士钊笑道:“这叫开国元首与末代皇帝。”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对于此次宴请,溥仪后来写道:我们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同吃饭、照相,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最光荣和幸福的日子,给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

1976年:最后一次 年夜饭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光亮。

家家团圆之夜,毛泽东身边没有客人,更没有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春节。

毛泽东晚年的生活秘书张玉凤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颇为黯然神伤。“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一代伟人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留给后人无尽感慨。毛泽东病危期间,由于江青的阻止,就连李敏等人也不能到南海去看望父亲,直到最后时刻,华国锋才派人找到李敏。弥留之际,毛泽东已不能讲话,直流眼泪,还拉着李敏的手画一个圆圈。他是在怀念李敏的妈妈贺子珍,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春节三大习俗的形成: 年夜饭 守岁 压岁钱

中国人的春节习俗,除了年三十看春晚这一现代化气息较浓的事情,大多都是经历了数百年甚至两千年的岁月沉淀。

有关春节的习俗,大多数成熟于宋代。“宋代是一个很典型的市民社会,习俗又是一种市民文化特质浓厚的仪式。”河南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孟宪明先生说,很多过年的习俗发展到宋代,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基本进入了成熟阶段。

如果说宋代是中国人春节习俗的成熟期,那明清就是春节习俗的定型期。大多数习俗就是在这个阶段基本成型,并延续至今的。

春节诸日各有讲究

明清时期,春节的各种习俗,大多没有质的改变,不过对于任何习俗来说,完善定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个比较完善的流程,比如除夕干什么,初一干什么,初二干什么,等等,都是在明清时期完善的。”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乔台山先生说,现代过年的各种习俗,大都是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

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开始的,二十三这一天也被称为“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小年是整个春节庆祝活动的开始和伏笔,其主要活动有两项:扫尘和祭灶。

从二十三到除夕,扫尘、贴春联、蒸花馍等各种习俗不一,但都表达着一个意思,就是准备各种年货,迎接春节。

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就是除夕。到了明清时期,在大年夜,吃年夜饭、守岁和给晚辈压岁钱三大习俗已经非常完善,尽管各地的形式和内容略有差异,但内涵一致,都是为了讨个吉利。

正月初一,为了博开门大吉的彩头,大清早,人们开门首先放爆竹,叫作“开门炮仗”。爆竹声后,碎红满地,开始拜年。“在我们豫东老家,大年初一全家人要在家过年,各家各户都是这样,但有一种人例外,那就是干儿子。干儿子这一天也要到干爹干娘家里团聚。”孟宪明先生如是说。

大年初二走亲戚,出嫁的闺女便纷纷带着丈夫、儿女回娘家拜年。正月初三是女婿送羊的日子,故称“羊日”。在这一天里,人们不能杀羊,如果天气好,则意味着这一年里,羊会养得很好,养羊的人家会有

(摘自《大河报》)

唐代的“春运价”: 走水路半个月约需一百文 相当于如今的三五百元

在唐朝,若是一个人回家过年,得是啥价?比如,有人要从北京回到老家过年,路程以三百公里计算,大概得花多少钱?

最贵的,要数坐马车。唐代的标准速度,马车一天大概走七十里;标准收费,马负重一百斤,每走一百里,收费是一百文。虽然多数人都不止一百斤,但也相差不了。而且,长途的路费,若是照每公里的均价,总要比短途便宜一点。这么算来,要走三百公里的路程,算上中途的休息时间,大概得十来天,路费要六百文,加上这十来天的食宿,起码得准备一两银子,这才算够。

唐代的一两银子,从购买力上来说,相当于如今的两千多元。按两元计算的话,在唐代,一个身居北京的人,要回到三百公里之外的老家过年,若是全程都坐马车的话,大概就得相当于如今两千元的盘缠。

当然,哪怕对历史不了解的人,看多了影视剧,也知道坐马车是有钱人的交通方式。所以,若以最高等级的方式来衡量,两千元也不算是天价。

而对于多数百姓来说,走水路是比较合算的。水路纵横交错,无上山下坡之苦,且交通便利,运费便宜。水路按平均速度来算的话,一天也能走五十里左右。这么一来,从

人在困途

古人过年怎么回家

春运,被誉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即使一票难求、拥挤不堪,我们也要想办法踏上回家路。而在古代,游子一样归心似箭,可旅途中的困难可真不少。

穿越一下,脑补下李白、欧阳修两位古代名士的回家困途。跟他们比比,也许就不会觉得回家路太辛苦了吧?



扫二维码 看新浪网精彩内容

周恩来的三顿“年夜饭”

核心提示

据在周恩来身边做菜多年的老厨师王诗书、桂焕云回忆,总理喜欢吃烩干丝、红烧百叶结、红烧狮子头等。“文革”爆发前,每逢过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要请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



1960年春节周恩来与演员联欢

会见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

那一年的2月17日是大年三十,周总理一行前去凭吊松花江,松花江在朝鲜平壤以东100公里外,是一座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陵园。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长眠于此。那天天降大雪,同行的有陈毅元帅与粟裕大将。周恩来走到毛岸英烈士墓前时,静默良久,右臂有伤的他用左手抚摸着毛岸英的墓碑,哽咽无语。“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对主席,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周恩来对陈毅元帅说。

2月18日正值春节大年初一,周总理与金日成叫上了随行的陈毅等相聚,在融洽的气氛中一起过了春节,席间还喝了不少中国的茅台酒,吃了朝鲜过节的糕、八宝饭和珍贵的“野鸡年糕”。就是在那次春节宴会上,双方达成一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

2月19日大年初二,这一天上午,周总理和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全部撤出

1960年:春节与演员 联欢唱歌扭秧歌

1960年的春节,周总理和邓颖超、李先念、陈毅、王震等一起来到首都剧场的三楼宴会厅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职员们一起过年。

那天,剧院做了最大的努力,也只准备了一些茶水、糖果和职工自己蘸的冰糖葫芦,端了上来请来宾们品尝。陈毅副总理吃了一口便问:“你们是从哪里搞到这样好吃的东西啊?”剧院的演职员们解释说,这是有关部门为剧场特批的白糖和红糖,做好以后在演出休息时卖给观众吃,每一张戏票只能够买两串冰糖葫芦。陈毅听了哈哈大笑:“我晓得了,观众是为了吃到冰糖葫芦才来看戏的!”大家都跟着笑了起来。然而,周总理却没有笑,他看了看大家轻声说:“这是说明粮食不够吃,肚子中空,群众饿啊!”一句话说得大家都停止了笑。

晚会开始后,周总理和邓颖超跳起了第一个慢三步舞。跳了

一轮舞以后,周总理挥起手说:“你们请小超大姐来一个节目嘛!”有人问:“有吗?”周总理答:“她有!她有!”在人们连续的掌声中,邓颖超有些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说:“好吧,我会唱京戏《武家坡》。可谁和我配唱呢?”演员狄辛马上走到前面说:“我可以配唱。”紧接着,在演员朱旭的胡琴伴奏下,邓颖超唱老生薛平贵,狄辛唱青衣王宝钏,戏便“开锣”了。京戏唱完以后,邓颖超没有坐下,紧接着说:“我来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的老伴儿周恩来会唱《洪湖水浪打浪》。大家欢迎不欢迎啊?”人们异口同声地喊:“欢迎!”周总理摇了摇头说:“看来不唱是不行了嘛。”于是,总理走到话筒前边,抱着双臂,左手还在轻轻地打着拍子,非常认真地唱了起来,他一边唱着,一边又把演员朱琳、王志鸿、李曼宜拉到前边去一起唱。唱完以后,周总理的兴致不减,向着王震大喊着:“王胡子,快过来嘛!”同时,又招手把曹禺和欧阳山尊都叫了过去,并且宣布:“现在我们再唱一支歌《南泥湾》!”

歌声停止以后,陈毅抢先一步走下舞池,用四川话高喊着:“下一个节目是扭秧歌!”接着,锣鼓敲响,周总理和陈毅各带领一队人马扭起东北大秧歌来,而且,还扭出了“二龙戏珠”、“盘八字”、“龙摆尾”等花样。

1961年:年夜饭 小米稀饭和包子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总理,只有春节能充分睡两觉。这两觉可以以不存压力地自然入睡,自然醒来。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总理能和家人一起过年的机会不多。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1961年在西花厅和总理过过一次除夕,真实记录了总理吃年夜饭的情况。

那天,总理把在京的亲属、工

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请到了西花厅,连大人带孩子,足足摆了三大桌。人都坐好了,只见工作人员端上了热气腾腾的包子和黄澄澄的小米稀饭。除夕就这样开始了。一阵掌声过后,总理笑容满面地向大家问好,感谢大家一年的辛勤劳动。宴会主持人邓颖超意味深长地说:“为什么今天请大家吃小米稀饭和包子呢?是因为中国革命是小米加步枪打出来的;为什么吃包子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所以今天能够吃到肉包子,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邓颖超的话刚一说完,大厅里立即响起了掌声。

按淮安老家习俗,正月初一晚辈是要给长辈拜年的,可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除夕之夜也在忙碌,特别是周恩来,每天忙到天透亮才上床休息,过午时才起床。邓颖超告诉周保章,这是他们多年革命历程中养成的习惯,现在已没法给总理拜年了。

大年初一中午吃饭时,工作人员端上桌的是一碟窝窝头,共四个,三个在下,一个在上,都是玉米面做的。仔细一瞧,做法也和普通老百姓家一样:圆圆的好似一座小山头,底部有一个圆洞的孔洞。周保章感到奇怪:“新年的‘宰相’家不包饺子却吃窝窝头?”而在桌上吃饭的总共才三个人:总理、邓颖超和周保章。周保章没有多想,伸手就去拿窝窝头。邓颖超却立即用筷子将他的手拨开,说:“慢,这是我和你伯伯吃的,你是客人,请吃米饭。”她随即用手一指,“去盛大米饭吃吧。”周保章还想说,自己是晚辈,该吃粗粮,总理好像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向他投来慈爱而又不容争辩的目光。周保章只好照他们的意思办了,可是那顿饭他却怎么也没吃好,每一口米饭都难以下咽。

(摘自《文史参考》)